青交首演“肖十四”

张国勇执棒肖斯塔科维奇 奏响悲歌与洪流

张国勇执棒青交，宋元明、沈洋加盟一同演绎“肖十四”。青岛交响乐团供图

“不枉我来回高铁五小时专程跑一趟！”演出结束后，一位专程赶来青岛的乐迷发出了这样的感叹。10月31日晚，青岛大剧院音乐厅，“纪念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系列V”音乐会如期奏响。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指挥家张国勇的执棒下，青岛交响乐团携手女高音宋元明、低男中音沈洋，交出了一份属于青岛的重磅答卷。从直面死亡的恸歌，到宏大澎湃的革命洪流，这一夜，青交奏响的“老肖”令人动容。

直面死亡的恸歌
“肖十四”的青岛首秀

音乐会上半场的《g小调第十四交响曲》，是青岛交响乐团历史上的首次挑战。放眼全国，这部作品的上演频率也极低。这部由11个乐章组成的声乐交响曲，彻底剥离了传统挽歌里提供慰藉的宗教色彩，通篇直面死亡的冷峻与残酷，是一部极难驾驭的沉重之作。

作品不仅考验歌唱家在极快节奏中切换多重人格的功力，更是一次对乐团支撑力的极限拉扯。全场仅由弦乐与打击乐构成的精简编制，没有厚重的管乐来掩盖瑕疵，台上的每一位乐手的演绎都清晰可辨，任何一丝微小的失误都会被无限放大。

面对这部沉重压抑的作品，张国勇与青交没有选择刻意煽情，而是用极度克制的理性和冷峻的音色，托住了作品巨大的精神压迫感。宋元明与沈洋的加盟成为当晚的“点睛之笔”。沈洋的低音厚实而充满悲剧底色，稳稳铺陈出宿命的沉重；宋元明的嗓音则极具穿透力与可塑性，在弱唱时依然保持着极高的控制力。两人在多个乐章中不断拉扯、对抗，即便有着俄语的隔膜，台下观众依然能从他们时而低语、时而凄厉的声线中，感受到直击灵魂的共情。正如一位乐迷所言：“‘肖十四’是一首写给死亡的诗，歌唱家时而低语，时而凄厉，坐在前排的我，通过他们的肢体和表情产生了深深的共情。”

肾上腺素飙升
“肖十一”的精准爆发

下半场的《g小调第十一交响曲“1905”》，则将音乐会推向了另一种极致。作品描绘了1905年“血腥星期日”的历史事件，全曲四个乐章，从冬宫广场的冰冷死寂，到人群向冬宫集中的暴烈，再到最后的警钟长鸣。

这不仅是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乐团结构控制与情感爆发力的全面检阅。在张国勇的指挥棒下，青交展现了极强的交响性。铜管乐带出的进行曲节奏极具冲击力，打击乐的轰鸣与弦乐的暗流交织，在“冬宫广场”的极弱音中潜藏杀机，又在“一月九日”中轰然爆发。乐迷在反馈中激动地写道：“张指挥处理‘肖十一’，对音响质感与结构精准控制得极好，宏大的交响性极具‘肾上腺素’与听觉冲击力！”

下半场开演之前，张国勇还特意为现场观众简单科普了“肖十四”与“肖十一”的创作背景，并夸赞了青岛的观众。现场全程几乎没有交谈与随意走动，所有人沉浸在这份宏大而深沉的音乐里。正如乐迷所言：“青岛交响乐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现场观众素质也很高。”

乐季“老肖”之旅
在沉淀中焕然一新

这场关于“老肖”的音乐会并非孤立。2026乐季，在音乐总监张国勇的执棒下，青交已经多场次密集上演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作为国内公认的肖斯塔科维奇交响乐最佳诠释者，张国勇对俄派作品的深刻理解，正潜移默化地滋养着这支乐团。

从“肖十四”的首次挑战，到“肖十一”的高潮演绎，青交在整场音乐会中真正沉入了作曲家宏大的精神世界。一位经常听张国勇指挥的乐迷坦言，之前听录音觉得第二乐章的高潮偏慢，但“今晚现场听下来感觉速度刚好，算是意外的惊喜”。

“老肖”的音乐之所以难，在于其内在的挣扎与时代的厚重。而这一夜，青交用精准的控制与充沛的情感，在青岛的深秋夜里撑起了这份厚重，也让所有在场的人，听到了属于这座城市交响乐的崭新气象。

青岛破题“金像奖” 塔可寻路《诗经》山河

摄影家隋志杰亮相岛城见面会 讲述镜头里的文化寻根

11月2日，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内，刚刚载誉归来的青岛籍摄影家隋志杰（笔名塔可）与新闻媒体、自媒体创作者面对面，分享他获得第十六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的感悟，以及镜头背后的“诗山河”与故乡情。

10月29日，在河南三门峡举行的第十六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开幕式暨颁奖典礼上，塔可摘得艺术类金像奖。这是青岛本土摄影家第一次站上中国摄影金像奖的领奖台。作为由中国文联与中国摄影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最高个人成就奖，自1989年设立以来，青岛等了三十多年，终于迎来这座“金像”。本届金像奖共评出18位获奖者，艺术摄影类仅8人，塔可是其中之一。

“这不是偶然的一瞬，是一次长跑的抵达。”青岛市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塔可多年沉潜创作、坚守艺术本心，是青岛文艺生态持续涵养、本土人才不断成长的生动印证。市文联将持续搭建创作交流平台，扶持本土摄影人才，联络团结在外发展的青岛籍影像创作者，激励更多摄影人用镜头讲好青岛故事、中国故事。

见面会现场，塔可分享了《从纸上到路上——〈诗山河考〉创作散谈》的创作方法论与古典文本的影像转译过程。1984年生于青岛的他，先后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学院摄影系。别人往热闹里走，他往寂寥处去。2009年起，他花数年重访《诗经》里提及的山川、河流、故都与遗址，八成地方早已无人烟，于是有了《诗山河考》；此后循着清代金石家的足迹访碑，有了《碑录——黄易计划》；再入道教“洞天福地”，有了《洞天新录》；西行河西走廊，面对简牍与荒原，又有了《坠简》。

他的作品灰调、克制、构图严谨，带着碑拓般的沉静气韵。评论家巫鸿说他的画面里“古今相遇”，柴选称之为“视觉考古”——不是给古诗配图，也不是给历史做注解，而是让影像与文本平行地对望。他的作品曾亮相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广东美术馆、费城美术馆等，并被永久收藏；他也是大都会博物馆收藏其作品的最年轻艺术家之一。2026年，《诗山河考》画册摘得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银奖，成为古典文本当代转化的代表性案例。

隋志杰（塔可）与媒体交流。

“我与青岛的联结，是生命层面、审美层面、创作层面的三重共生。”塔可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这座城市不是我后期刻意选取的题材，而是我视觉认知的起点、美学感知的源头，是我一生无法剥离的精神原乡。”一个拍《诗经》地理的人，根扎在青岛，目光投向中华文明的纵深。这座沉甸甸的“金像”，正是青岛影像力量走向全国顶尖艺术平台的重要标志。

文/图 贾小飞